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一百

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一送

夢

夢狼啖脚

晉書索統傳。張遼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夢玉

燕入懷

魯愷類說。開元天寶遺事曰。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夢兔入懷

遼史地理志。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說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懷中。因而有

妖。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大

夢鷓鴣折翅

太平廣記。唐則天

光昭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鷓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

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育聖子。承嗣三思。是何亦

辭。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元帥初募兵。無有應

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

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夢射鴈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

夢鴈飛

曰。卿執羔。大夫執鴈。當得大夫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下 祕閣閑談。負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鴈自天而下。能細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

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為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

持。嫩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寂微事。而猶有前

定如此。猖狂之士

夢千鷄飛翔

士人夢鷄數百。千隻飛翔。庭中。時方應舉。疑非冲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世謂鷄為

夢鷄求生

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士果登科。太平廣記。衛錫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乃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

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錫甚惡其事。遂催欲前

通鴉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鴉乃悞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夕復夢感謝欣然而去。

夢鵝銜經

太平廣記 吳興太守琅邪王襲之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為晉西省郎中。於內省前養一雙鵝甚愛之。夜忽

夢鵝口銜一卷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敢殺。

夢鵝求生

太平廣記 汝南周氏

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于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共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高產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不幸值君之家。僅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頸。不勝其憤。願君憫而寬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怜而諾之。然尚為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不知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烏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大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

水滸香齋萬善千言十

二

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夢鴨求生

太平廣記 栢遼為汝南郡人。齋四鳥。鴨作禮。大兒夢四鳥衣請命。覺忽見

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夢鴨生

李昌齡樂善錄 吾友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

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載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謂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胸。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有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為樂。安知自此一舉。遂失身為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正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夢烏飛墮地面

雜俎 中宗嘗夢曰。一口白鳥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夢烏集戶內。

古今事通直館陳靖澤泉人游京師過期不歸妻夢一鳥集戶內祝曰吾夫若歸當集梁上鳥如言集梁上明日以告家人少頃有鳥飛至戶內祝之亦飛集梁上未幾靖至

夢神命懷卵

玉融新對拾遺記曰商之始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有

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秋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協卵

夢鳥入口

晉書羅含傳含字君章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

汝後必有文章含自此後藻思日新

夢五彩鳥

朝野僉載張鷟嘗夢一大鳥紫

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鷦鷯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鷩鷩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

夢為魚化鳥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吾嘗夢為魚因

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

夢為鸚鵡

鵠邵氏聞見錄歐陽公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

三

嘗夢為鸚鵡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夢瓦化鴛鴦

續後漢書周宣傳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

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必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爾宣對曰夫夢者意爾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死

夢天殺蛇

張華博物志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自修德使吏守蛇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

則自死也

夢黃蛇

蘇子由古史秦本紀文公十年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行以問史敦曰此上帝之徽君其

初

夢蛇相驚

張師正括異志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勃然謂定國曰吾

身長丈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覺號呼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懼乃從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幕職官聞之告推官仲容

夢捕蛇

能改齋漫錄陳侍郎元與為進士貧不為士流

比數嘉祐七年忽預鄉薦丐糧於村家至一叟家為陳設酒食留宿夜夢忽捕一蛇蛇走入墻孔中陳持而殺之盡力而蛇斷得其半而已天明史

出而神氣不悅。陳甚憂無所觀也。俄而出錢五百投陳。陳受之。喜過所望。叟今家僅備馬送陳三十里。僅告陳曰：秀才乃福人。吾翁素不待客。亦不以錢觀人。今偶夢官人過門而秀才適至。故懼快如此。然本欲以千錢相遺。而大男殊新。至于挽奪推搡。翁得其半而已。此所以送秀才而神色不悅也。陳次年登甲科第二人。

夢蛇繞身

晉書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夢蛇入

腹

續蒙求范延光相州人。為天雄軍節度使。嘗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畜異志。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三年九月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致仕。居京師。

夢蛇

生足

續後漢書周宣傳。東平劉植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

姜遂表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

夢雙蛇升天

太平御覽李蜀書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

后方娠。夢雙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二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夢蛇取

命

太平廣記吳郡海鹽縣有士人陳甲。寓居華亭。獵於東野。見大蛇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醉不識。汝面三年不相知。今來就死。其人驚覺。明

旦腹痛。

夢羣蛇緣城

南史始安王遙光傳。遙光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

為異。臺軍入城。

夢黃巢化蛇

青鎖高議。秦宗權方為府吏。一焚屋宇且盡。日晝寢。夢中見一朱衣吏手持

黃紙書。謂秦宗權曰：府君乃君足下。宗權曰：府君何人也。公所執何書也。可一見乎。吏曰：府君君子。他不知也。書不可得而見也。宗權視遠山中隱然。天氣昏慘。迺野四顧無人。宗權不勝嘆息。乃至一城。四面絕無居人。入城有公府相對。直北有大門。門有大殿。吏前報曰：宗權至矣。乃軸簾。有紫衣人據案稱王。宗權立砌下。王顧左右曰：取黃巢果。少頃有柳械者一人。持勅撲者數人從之。宗權視柳械者形體骨文皆黑。不類人色。王曰：汝伏手。柳械者對曰：賤書生。勢力寡獨。安敢與唐室為患。王怒。命左右取鐵丸。果一鬼持一鼎。致庭下。鼎中火自燃。鼎中銅汁沸溢。吏乃取鐵丸。內鼎

中。九即紅君烈火。王命以丸內柳者口中。柳者乃通頂焰發不覺聲。寤始止。王曰：伏未。柳者曰：巢不敢。王又以丸吞之。如是數四。柳者未伏。王乃問宗權曰：汝當與唐室為患可乎。宗權曰：宗權一衝吏爾。且安敢如此。王命執手坐。取鐵丸內宗權口中。其痛苦楚。熱油沃心。宗權大叫。連呼來字三聲。王顧謂左右曰：彼已伏。天子安能久受此苦。王又命左右取丸。柳者曰：巢已伏矣。王命吏取案來。二吏挹案掩其前。令柳者書。及令宗權書。書已則二吏復挹去。王命取蛇皮來。二吏持一巨蛇皮蒙柳者。俄而化為巨蛇。長百尺。黃鱗炬目。金頸赤舌。蛇首四顧。精神怒人。俄有一吏持雙角來。安蛇之首。王連叱吏曰：此豈可安角也。王命驗天符。有安角之言乎。忽有一青衣童出。東戶曰：天符不令安角。童升殿。語王曰：此非雲雨之主。何可使之有角。則禍愈大。王命將蛇食料。生口姓名來。兩廡下戶盡開。青衣童抱文卷。皆合抱擲於地。蛇先吞東南文卷。次第而至。蛇因首向西。蛇將食其卷。一童子則將鏡照其蛇。蛇抵徊不敢吞其卷。王曰：宗權亦合皮化。命取豹皮來。一吏以豹皮蒙宗權首。乃化為豹。一童子升殿。王曰：宗權合居何地。童曰：合居陳許之間。童曰：祇在平地。王曰：何也。童曰：豹居山。則可以抗虎。平地不能敵猪。王曰：事畢矣。乃命吏送宗權出門。為吏推墮溝中。乃覺。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五

宗權驚駭。莫知其休咎。後宗權謀叛。為朱高祖擒。獻天子。朱高祖年甲屬猪。又猪朱也。不能敵猪。此其驗乎。宗權所見柳者。乃黃巢也。唐末童語云：黃蛇獨吼。天下人走。不能吞西廡之文卷。天下皆被其屠毒焉。獨不至西蜀。宗權之夢。一何異哉。**夢赤蛇吐珠**

能改齋漫錄。東莞縣資福禪院。有阿羅漢閣。傳言僧祖堂者之所成也。求碑於東坡。諾之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璧蛇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辟示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罩堵坡。閣上遂併。**夢蛇附舟** 武林紀事。循理陳權叔。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見航船之平江者云：夢一人衣皂。云有錢三百文。欲附舟之姑蘇。幸見容初。不敢多占船倉。只附舟首足矣。梢人次晚。將發船於舟首。取纜。繫之。屬忽見一大鳥蛇。盤屈小倉內。梢人方省夜來之夢。因以版覆之。載之平江。抵岸。即於市人。訪得一弄人。欣然來取去。償以三鍰。畢符夢中語。**夢**

魚求去鈎

辛氏三秦記。昆明池。漢武停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

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鉤。放之。**夢捕魚**。能

齊漫錄。建昌軍南城許公岳。未第時。夢至池上。顧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欲取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最小者。是歲科

舉。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夢驗也。**夢魚化人**。晉書載。記劉元海母呼

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

旦所見魚。變為人。手執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

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其夫。約曰。吉徵也。昔吾從邯鄲張問母相云。壽

富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佛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又有

其名。遂以名焉。**夢魚躍盆**。宋史列傳。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

水中。慈性取而子之。後果擢第。**夢魚食蒲**。晉書載。記符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

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

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邊及其七子十孫。

夢白魚求救。茅亭客話。偽蜀舉人張詵。往嘉州謁平羗令。船

求救。詵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遂取棄于江中。

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因以夢告平羗令。令

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算也。當延君算爾。詵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壽七十八。**夢與魚遊**

三境圖論陰司錄云。有一顯官作池畜魚。以供膳。一日忽夢倚欄觀魚。失

脚池中。與眾魚遊。數日之久。庖人網去。刮鱗破肚。苦痛號叫。言是汝主。庖

終不聽。乃斲魚首。官乃醒。寤睡未數刻。即問庖人。侍書回報。治魚未畢。蓋其念念池魚之美。隨念感夢。**夢身為魚**

西陽雜俎。越州有盧毋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頭村。知堰

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鱸。嘗憑吏求魚。韓方寤。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

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

吏。就潭商價。吏即揭網。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應認妻子。婢僕有頃

寔。榷斲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疲良久。盧驚問之。且述所夢。遂呼吏。訪

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

夢魚噉兒

太平廣記唐河東柳沂者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先是沂有嬰兒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

啄噉其兒臆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求投伊水中且命僧誦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是後不復釣魚

魚索眼

曾慥類說僧乘果夢一使者押青衣婦人問果索眼聲氣頗厲使人持出刀先斷果左右手果曰願以左手易之使人問左右何意果曰方近受戒留右手搭袈裟使人曰更不用斷手師一言搭袈裟已還詣叱婦人令去又曰此婦人魚也師前身為王家兒六七

歲家人買得此魚尚鮮活師以手刺取其眼故令索

夢魚求生

太平廣記柳宗元刺史河東人嘗自省郎出為

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僕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無能

假君祿益君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園馬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

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頓然其容憂懼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縶之懸其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

事之急耶即俛而念曰豈郡之吏有不早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即令駕詣郡宴既而以語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

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以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繫而投之江中是夕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西陽雜俎唐會昌中有王瑤者

在恒州都押衙嘗為樂邑宰將赴所任夜夢一人身披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置諸刀杙充膳

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危人果欲割鮮理贖具以瑤命告之

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鬣揚鬣軒軒而去是夜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

去建昌府志吳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悲哀嗚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賞其命未幾

危者白云買道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宜夫人

驚曰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

永樂大典

夢殺龜

龜田祖異志饒州客

金日新販磁器往荆南泊舟於江口鴈漢夾金謁鄰舟押網將軍陳從易金謂陳曰夜來夢見岸上數十人走問之曰看殺龜相公及舟行十五里

船師招早飯見岸上數十人走金問之則曰看殺龜金曰夜來之夢兆矣相率同往觀焉果見漁人網得一龜金以千錢易之將歸本船放之于水龜隨行十餘里口嚼一物上岸直抵金前吐之而去金視乃銀一錠金祝曰銀固不可奉私俟前至岳州太平寺請僧智聰為水陸謝之張師正括異志河自大徑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决堤則以薪蒿室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者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蒿竹捷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决溢始臣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成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啣岸之薪蒿似將穴焉遂擊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劍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日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始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出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推珪馮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僊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龜事因曰隄岸有决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僕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既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

水集卷一百四十

八

猛漲溢不常苟有决潰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於世有殺於人殺而不償罪故難加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背井遂寤事聞之于劉大師贊云

夢鼈求生

太平廣記晉太常卿崔悅遊學時往

至姑家與諸表昆季宿于學院來晨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列拜而退既寤盥柳束帶至堂省姑見垂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畧同也遂告於姑且述所夢再拜請之亦不阻即命僕夫寘于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又為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烏帽三十人伏於階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用悟所夢遂放之矣聖志潘元寧者青田木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凡溪潭之側擲捕有得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日可也諸子以繩絆其足牽曳為戲抵暮墜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饋賴娘子一言勸止且得為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啣噉一足幾斷與死為

鄰願賜終惠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龜跋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江少虞類苑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問家下市一巨鼈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惟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鼈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有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可暴天物可也

夢蛟螭

求謁

夷堅志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一客綵袍烏幘皂鞵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託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賢令尹慈憐少如禁止則思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諾之而不暇究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遍詢士吏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人相率什百為群脫入水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噴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推墜岸泚冷氣慘烈傷人皆捨棄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擊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眾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夢

食蟹

臨安志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詠與柳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堞貯六品為餽惡之惟徐

楊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楊問狀曰視蟪蚌差小而比螭蟹為大楊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為必中黃甲之兆泊勝出六人皆不利楊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為衆強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旦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榜至凡列三等已為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遂吳興待榜他日閱市聞呼於後曰元特奉賀奉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貼司榜內一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之則又有言曰省榜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遇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實然故來賀以應吾術非有所求也速辭去沈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小不合周果居

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為第一人。夫廣之之戲。黃冠之旅。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魄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食

蟹感夢

赤城志。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置大如筮。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姬語云。汝救我。我

知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見廣古今五行記。

夢蟹就刑

陶朱新錄。平陽邑之南。淨明院有閣。黎有元者。持悲呪甚

精。因作勸放生文。鏤于板。邑人為之減殺。一夕元忽夢與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恐。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因出戶外。有挈筠籃。繫小

蟬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乃悟。

夢小蟲着身

東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

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譙肅。

夢蠅矢積階

西漢書。蕭遂字少卿。由陽昌邑人也。為昌邑王。即漢成帝李夫人之子也。昭帝崩。大將軍霍光

迎昌邑。即皇帝位。而王無德。信用譎黨。王夢見蜻蠅之矢。積階東西階。王問冀遂曰。詩云。焚蕪青蠅。止于樊。懼悌君子。無信讒言。而左右讒佞。眾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四百十

十

多。陛下察之。王不改。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

夢青蠅在鼻

續後漢書。管輅傳。管輅舉秀才。吏部

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所。晏謂輅曰。聞君著文。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

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

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多。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相

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感衰

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當在天上曰壯。謙則覆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

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先生之常談。輅答曰。夫

先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或輅為何。星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若論陰陽。此世無雙。時輅與晏共

生。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

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設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遂戒晏謝之曰。知哉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遂色會其以此言語。勇氏勇氏責輅言大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勇大起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地皆誅。然後勇氏乃服。

夢蜈蚣

夷堅志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

二十年而夭。厥後故友蔡揆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連夕或問一夕必見之。揆頗懼乃徙寢他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吾冤屈不可言。揆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終。何得云爾。曰。君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長尺餘。延緣壁間。揆驚而寤。自是不復。

夢遇蝦蟇毒

南史丘傑傳。傑言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是分別耳。何

事乃耳。蔡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甦。甦中有藥服之。下料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甦。

黃

太平廣記陳惺於江邊作魚簾。潮去於簾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卧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惺夜夢云。我

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簾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惺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去。而姦者尋亦病死矣。

夢瓦隴

江敦教影

擊錄洪慶善前室丁氏。温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患瓦隴百餘枚。不思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皆裸體胸脊前後各以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皆傲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以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婢竊食十餘枚。乃傲然者也。其得活者與

夢雉謝德

北史裴駿傳。駿

從弟安祖。曾天熟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怒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雉謝德。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頰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夢蟻報恩

太平廣記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嘗

乘船過江。見一蟻着蘆蓬。遽畏死。因救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人謝云。僕至蟻王感。君見濟。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既寤。蟻齧柳已盡。因得出。獄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夢

鵠兒托生

太平廣記并州石壁寺。有老僧禪誦是業。貞觀末有鵠巢其房楹上。哺養二子。因學飛隨地死。後借夢二

小兒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鵠身。比來聞法師讀華嚴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為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托生。為男十月之外。當

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婦果聞時。誕育二子。僧呼為鵠兒。兩兒並應之曰。唯。夢蛤蚧訴命。魏泰

筆。麻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蚧數卷者。即遣人放之。夜

復夢被甲者來謝。夢田鷄乞命。睽車志。錢仲耕郎中。句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

明日適見鬻田鷄者。感夢買放。傾籠出之。其數與夢無差。夢蛙求生。臨安志。浙西兵馬都監。康濟。居臨安寶蓮山。夏

夜且睡。為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潘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滑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魔誓告其

妻。妻曰。得非群蛙呼。童詰之。已真一瓶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夢木生庭。江南餘。載江夢

永樂大典卷一百四

十三

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切。夢踐木上。太平廣記

聰惠。後隨趙王歸梁。累官至刑部員外郎。孫龍光。崔殷。小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大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圍之。處士曰。賀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之上。

夢庭生竹

異苑。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為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略貴。但不得久。果如其言。夢

庭生棘

張華博物志。太如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閭梓化為松柏。檝。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

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不享於殷。自發之。夫生于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

之出地無移照乎。夢井生桑。續後漢書。何祗傳。祗字君廟。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体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

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直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老學庵筆記。楊文公云。宣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

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章

齊休事亦全句也。夢柳樹仆地太平廣記柳實外宗元自永州司馬

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爾。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

於柳州。夢柳樹環居豫章志南漢王定保字翊聖郡之南昌人也登光化中進士第寧遠軍節度使

雁知禮辟為巡官。後累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夕夢人以柳數千株環植其居。周傑告之曰柳桑脆之物。榮落先於眾木。公宜善自調護。是年冬果以疾卒。

贈司空。夢松求治斧痕廣州府南海志清遠縣東三十里峽山廣慶寺飛來殿西南有

巨松傍崖而植。太觀元年皇城使錢師愈。飛來殿西南有。從者斧松以照夜師愈不之知也。明年殿直錢吉老者宿岸下。夢一吏揖而前曰余居此三百

稔。曩公族屬之從者斧余漆以代燭。血漬今未愈。公能為我白丈室老療治。庶幾育風不能撼。俾余得順天命。則公賜已吉。老詰其姓名居第。則曰

余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者。飛來殿西南隅十餘步。余居也。欲遲明以告於寺。偶復寢方酣。舟師已解維去。覺而詢之。去寺已數里。遇滄光以

永樂大典卷一三一四〇

十三

語懸穿彭球。球便道詣寺。因即吉老夢求之。得巨松去根尺餘有斧痕。脂乳尚浮。遂白丈室補以土。松今猶存。夢松棗生

西陽雜俎。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董。董言松丘壠間所殖。棗字重來。重來呼魂之象。後二人俱卒。夢松

三尺南安志南康縣祥符禪寺有邑人鍾幅肄業此寺。手植小松。夜夢朱衣玄冠者謂曰。松圍三尺。子當榮名。後果舉不捷。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

圍之果符所夢。夢松生腹續後漢書丁固傳。初固為尚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文十八公也。

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至是果為公。夢楓生腹五融新對唐書曰。張志和字子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十六擢明經。

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夢栢樹陶朱新錄河南壽安縣有茹蓋志其名。府官行邑皆館于此。僧堂後有大栢。徑

幾累尺。護以杖子。寺僧云。頃年有本縣令。夢一綠衣人入謁云。某托迹治部。今居某寺中。近寺僧欲見。殺願請殺于明府。令大訝之。遲明詣其寺。徧

走諸僧房。不見有異。亦無寓居士人。偶至僧堂。後見數人執斤斧欲伐此栢。令惜其榮茂。而見伐。因詢種此。今幾年。皆莫知。但云無慮百餘年矣。令

遠驚悟曰。綠衣生此豈栢之神乎。乃語以夢戒。勿伐且謹護之。又為封植而去。後人無敢犯者。**夢食青栢**宋史方技

傳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嚼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爾。**夢梓化松**海錄碎事。周大夢。似夢梓化為松。

社樹高起

珩璜新論。南史張敬兒自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欹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高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解。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平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為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末也。陰必惑之也。

夢梅

百川學海。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

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

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酒。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惺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夢卧槐樹下**北史任城王傳。任城

王孫順。累官。左僕射。初帝在藩。順夢卧槐樹下。槐字本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爾。皆如其夢。**夢食**

李

雲谿友義。李仲丞相。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為文。藁致主藏僧。歐打終身所憾。後之剡川。天宮精舍。凭几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

黑蛇上剎。前李樹食其子。恐遺其毒。而人誤食之。徐駁下蛇。遂入李秀才懷中。修而不見。公乃驚覺。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覩否。李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而寤乃見上人。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赴舉。將行。咸以衣鉢之資。醋喻之曰。即君身必貴。然勿以僧之尤。過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唯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為龍宮寺。額嗟老僧之已逝。為其營塔立墓。平生之修建。只於龍宮一寺矣。**夢食巨棗**晉書李郁傳。郁唐之宗屬。高祖登極。授光祿

曰。嘗聞乘生重來呼魂之家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後果卒。夢食瓜。拾遺錄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

種名穿陰。父老云。有道士從。蓮葉得此瓜種。食之不飢。夢中得瓜。太平廣記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

與瓜。覺得之手。夢喫藤花。盧子遠史唐玄宗微時。嘗至洛陽令。崔日用宅。崔公設饌未熟。玄宗因寢。

庭前一架花初開。崔公見一黃蛇食藤花。崔公驚不敢近。遂不見。玄宗覺曰。大奇。飢甚。睡夢中喫藤花滋味。分明記得。今已飽。崔公乃知他日啓。

聖之。夢吞蓮花。宋史列傳馮元幼時。母夜夢異人以紺。驗也。蓮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夢。

賜蓮花。方仁聲泊宅編史部尚書曹楹。後取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三子已。而果然。

夢授白蓮花。瑞字函績。燈錄曰。江州東林照覺禪師母。夢梵。僧授白蓮花。因而誕生。出家遊方。造南師法席。

三扣其室。南師乃問。夢入蓮花。玉融新對達字函績。高僧傳曰。是何宗旨。豁然大悟。釋法京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十

十五

一童子端正可喜。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獅。子遊戲虛空。九歲出家。十三昇高座。說法滯。夢吞海棠花。

待兒小。名錄王蜀內樞密使潘炕。娶妻解愁。姓趙。其母夢吞海棠花。葉。而生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吾宮中無如。

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也。夢花滿室。玉融新對廣字函高。僧傳曰。釋元高母寤。

氏。夢見胡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夢天與。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有。時人重之。

蘭。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妻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僚。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與蘭幸之。而子之華蘭為符。

遠名。夢妓遺桃。太平廣記段成式。妙婿裴元裕。言群兒中有悅。曰蘭。隣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墮枕側。

夢婦人授蔗。金陵新志。盧絳寓居翔鸞坊。遭熱病。彌日。晝寢。夢一婦人。被真珠衣。持蔗一本。令絳盡食。歌善。

蔗。蠻一曲。送之。食畢。而寤。病亦瘳矣。其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簾鵲起。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臨殘。夢圓。孤衾成暗泣。睡起羅衣濕。眉黛遠山攬。

芭蕉生暮寒。蜂後立功仕至節。度。後南唐亡起兵復不克而死。

夢蒿艾滿江

齊書記僧真傳。僧真歷至高帝。

冠軍府參軍主簿。嘗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夢衡蕪香

海錄碎事。漢武夢李夫人遺衡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夢授香草

龍虎山志云。天師諱道陵。字漢輔。乃留侯

九代孫也。母夢天人衣繡衣以香草授之。既覺芳馨猶未絕。遂感而有孕。建武十年上元日生於吳之天日山。時黃雲紫氣流布山谷之上下。室中

尚有光。及冠身長九尺。鴈眉廣額。綠睛朱頂。伏犀貫腦。垂手過膝。虎吻龍鬚。玉枕峯起。見者雖交親亦恐懼。

夢授著草

宋史世家。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至於此乎。果五十而

卒。古今類事。褚彥四少時嘗夢人。以上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薨年果四十八。

夢得榷子

一人以七枚榷子與之。着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榷子也。自後男女大小九七喪。

夢取禾穗

漢書郭賀。字喬。廣

人也。汝南蔡茂。明帝時為漢太守。賀為主簿。茂在郡。夜夢見殿上有三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

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是中台之位。得禾而失。乃得祿秩也。居旬日。茂被召為司徒。後漢人。

夢拔馬蘭

北史。北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令長使孫騰具申意。北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久登一高堆。堆傍地悉

耕熟。唯有馬蘭草一株。在吾父額。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性必有利。

夢菜生

歸田錄。各

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理趣超遠者。蔡齊置器

賦云。安天下於履盂。其功可大。徐爽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安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皆以為第一。先是上一日。夢殿前菜

生。與塔齊。既唱名。聞蔡齊乃召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為狀元。其著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

夢五色胡

蘆

夷堅志。詹林宗。登科後。留都城。調選。夢到一處。見遍空皆胡蘆。摩曼。下上幾數百枚。青紅黃白五色雜糅。凝對諦觀。日不暫釋。俄有一道。

人獲衣侈袂立於前謂曰。此皆今年新及第人所得者。詹曰。林宗既策名矣。不審箇中尚可得其一乎。曰。固有之。恐亦不定。且須去向陽處求之。乃佳爾。寤而恍然。時趙子直為吏部侍郎。閱窠闕中有某州監當待次不遠。勸使受之。詹曰。夢如是。若意外覓官殆必不吉。於是赴集注。適有信州弋陽主簿喜陽字為夢吉。即拜擬而歸。不及

夢前身

赤城志王十朋字龜齡永嘉人

嘗夢遊一處。峯巒秀異。林木陰邃。有僧往來其間。旁有石橋。王立橋畔。見一碑讀之。傳曰。此公前身所主也。叩其何人。曰。嚴首坐也。後遊天台。見石梁勝境。因寤前身題詩云。天台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傳喚我為嚴首坐。前身曾寫此橋碑。又云。路隔仙凡信已通。天台容我踏長虹。情知方廣神遊久。不在登臨杖履中。嚴即處嚴字伯威。亦永嘉人。宋開學之瑞云。某隆興初忝第。因到石梁。時卷主道京云。向王狀元經由。某因云。此橋記乃永嘉嚴首坐書。安知非狀元前身乎。公笑曰。師所說暗與某意合。某誕時夢嚴首坐入卧房。乃某師叔也。故有入夢時之句。碑後遺藁不存。

夢後身

張師正括異志謝判官平原人。賈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入大第中。家頗豪盛。姪媪抱

嬰兒飾以文綵。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郎中宅也。資產甚豐。君心嚮乎。謝亦頷之。既悟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日處致後事。既而秩滿復調。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衣純綺戲階下。指謂謝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滿又將赴調。復夢老父道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緋帽紫袍銀帶立于堂。兒顧謂謝曰。此子已讀書矣。君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訥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夢裸身

洋州可談常州李充元。豐間在太學。夢裸身見舒。豐時舒主學。李意

裸身有脫白之兆。甚喜。後太學賄獄起事。連諸生。李亦繫御史臺。舒為中丞。夜聞囚。李正裸身對之。因悟前夢。

夢黑墨環

應天府志初金陵以鄧及為狀元。以羅穎為末綴。時主司上試卷。後主遂遷穎為第二。因以筆於榜上圍穎之名。穎於是夕夢有物如隄

身

障之狀。黑墨環其身。懼而莫知所自。俄有長人自上以手挽而出之。因覺。迨旦看榜。方悟其夢。

夢以簡撫身

太平廣記金鄉徐明府者。幼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有姊為尼。病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爾

療之。如言送綰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悟遂輕。頃之徐封綰而至。曰置綰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綰。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夢身荷桎梏**。虛子逸史。崔相公圓。

淮間。天寶末。親丈人李彥元為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到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于學院。與子弟肄習待之。蔑如也。至一夜。李公夢身荷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為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事。所以姓名。願過皆判云。准法。李公唱名。入見一紫衣人。據案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汗浴。明話於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自此優禮日。極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盛具燕饌。兒女悉坐食。崔公拜謝。因降階曰。自忖愚薄。深沐恩慈。不知何方可以報効。其私度過分。未測其故。伏願夫人示之。李公笑不為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姓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後令崔公升堂喫茶。不久。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夫作異夢。即君必貴。他日丈人有些難事。在郎君手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此皆出自冥念。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但踧踖而已。不復敢致詞也。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

水滸本卷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八

素與楊司空春分。可以奉託。時楊國忠以宰相位為四川節度使。既去。乃以崔公為節度巡官。留知後事。後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會安祿山反。玄宗播幸。遂為節度。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剋。復李公脇從。投偽官與陳希烈等。並合誅夷。既議罪。崔公為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得昔年所夢否。崔公頷之。遂判收禁。既具表其事。因請以官爵贖罪。肅宗許之。特免流嶺外。

夢剃頭

五代薛史。晉李專美傳。後唐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專美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嘗召肅。燕於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去。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為嗣主。由是愈重。

夢人斫頭

江少虞類苑。相國劉公沅。累舉不第。天聖中。特解為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劉公第十二。只得第二。劉因詰之曰。雖所却頭。沅在裏。蓋南音謂項為沅。留劉同音。後果第二。名及第。**夢**

人換頭

太平廣記。河東賈弼為琅邪參軍。夜夢一人。瘡點大鼻。目請曰。愛君之貌。欲換君首。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

覺而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夢人頭在篋**

能政齋錄。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弟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傳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如此。乃從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夢頭上生角

卅府元龜。魏延字文長。為前將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谷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

用此則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為楊義所殺。**夢昆脚比**

頭 太平廣記。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解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負外。出尚書故實。**夢**

人挈首 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母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夢油**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四百十九

沃首 岳珂程史。清漳楊汝南少時。時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肴。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有僕曰劉玉。以夜闌倦憊。因卧西墻下。忽呻吟如魔。至呼之醒。乃具言適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呼汝南聞之大慟曰。三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息。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榜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默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澹書淡墨。以夜覆燈盞故也。功名之前

定如**夢貯人首** 春渚紀聞。餘杭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此。教場。按閱土兵。士元云。嗜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二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戲塘令朱子美人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系突南度。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累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于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素具先遁。村落為鄉兵所撻。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

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夢回視無首**春清紀聞儒林郎吳說字

觀成始為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

他郡。觀成即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眾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

香火。即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曉。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速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精神

去留而以第一將為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人。吳引獄囚。踈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

從者半為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剋復之功。盡獲選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

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其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清除名編置鄰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

告。**夢舉體生毛**南齊志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

空中飛。又夢着孔雀羽衣。庚溫云。雀羽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齊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着赤履。行度太極殿

階。庚溫云。履者運應木也。臣按。乘字為四十而二。世祖年過此。即帝位。謂着履為木行也。履有兩齒有聲。是為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

及在鄖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挿筆。束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庚溫釋云。畫者山麓華蟲也。**夢陰毛拂踝**北

魏郡範傳。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禱營兵矣。範

笑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後為**夢剃髮**太平廣記曹確判度與亦有食輔之望。或夢剃

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見語之。此人曰。前賀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玉

泉子聞見。錄夏侯公致。初將大拜。夜夢削髮以為不祥。或曰。剃度吉徵也。不日審權出鎮。致踐其位。爾後將除西川。一夕又夢右臂穿。致大惡之。致

帝以斫人李甲控轡。甲以致不悅。問焉。致即語其前夢。且言不祥。甲曰。公勿懼。當臨西川矣。致曰。何以知之。曰。有臂西也。穿者川也。以此知之。無何

果夢被剝削

江少虞類苑李文定公迪美髯髯未御試前一夕

狀元緣今歲者元是剝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夢髮為稍眊

南史宋竟陵王誕傳大明

中誕以反伏誅初誕遷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眊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

夢持髻擲

地

夷堅志龍世清建炎中為處州鈐轄暫攝州事其後郡守梁願吉至以交承之故允倉帑事務悉委之主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

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為作道地分為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劫其請供給錢過類即州

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芬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人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暗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

何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温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鞠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

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請去獨龍獲免

夢露髻不巾

孫公談圃徐君平金

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覆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夢斷

舌

冊府元龜沈約夢齊和帝劔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裝視約疾還

具以狀聞先是約嘗侍熱值豫州獻栗徑草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讓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

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夢剪舌

太平廣記道士王法朗夢老君為剪舌

夢斷頸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旦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為人引劔斷吾之頸意所惡

之宗遮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夢授三耳

海錄碎事張審通夢將山君召作判狀申天曹云與君三

耳數日額癢湧出一耳通前三耳湧出者尤聰時號三耳秀才亦曰鷄冠秀才

夢人唾口中

冊府元龜鄭灼

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過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禮愈進灼苦心熱以瓜鎮心

起使讀誦

夢恠物鉞口

夷堅志 宋瀚字叔海洪州分寧人紹興十七年自夔州罷歸夢一物若龍

非龍若蛇非蛇化為數道士賦其口眼鼻舌一人曰與汝二十五其一曰與他二十六既覺意他日享壽當如是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家為邑

人余因言亦莫測至十二月十五日宋卒

夢人易鼻

張師正括異志徐郎

因思之乃自宋還家迨卒凡二十六日也

中萊州人亡其名弱冠侍父假守額守本外手乾與中仁宗登極部賀禮赴闕至武陵一驛將舍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願易他

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携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輒居於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乃端視

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刺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圍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笑曰好正郎

面

宋史世家吳越錢惟治初鎮四明嘗神人人披甲自稱西岳神

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培之後頗華州節鉞二十年

夢

無左手

太平廣記隋文帝未貴時嘗舟行江中夜泊蘆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

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

夢白衣執手

後帝與建此菴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

北史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時早武帝敕武祀華嶽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

夢手指飛幡

執武手曰快幸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注雨遠近沾洽

夢賜錦半

廣記梁劉仁恭微時嘗夢佛幡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出帥焉

辟 太平廣記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奇其夢默而念曰臂

者在也大邑所以在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止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感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夢當折臂

南史劉之遴嘗寓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朶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隨車折臂。歎曰：豈惡而王者乎？後果再為此郡。

夢人齒臂

晉書列傳慕容暉夢右季龍齒其臂宿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踰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遣其

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潭水。

夢生八翅

晉書陶侃字士衡鄱陽人。漁於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

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

夢以刀開心

太平廣記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

還之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已束矣。

夢以

斧鑿心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易州人。八歲試舉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祀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

長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夢剖腹置書

太平廣記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鏡。釘

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于列禦寇之墓。以求聰慧。而思學道。忽夢一人刀剖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覺而咏之。皆綺美之詞。所得不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四百十

三

由於師友也。

夢剖腹納鑿

江少虞類苑。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友也。夢人持巨鑿。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

漢祖於太原開國。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漢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

關。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祚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夷人之族。結怨於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

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絳。逢吉。劉銖弟待旦加戮。處訥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銖銖餘息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真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

夢鑿腹納草

柳子厚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情。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

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請朝。上召見廷英。上問曹植。出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

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喁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齋而夕陰。以為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

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詔。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

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
夢腸出遠門 王子年拾遺記

孫堅母姓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授一芳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晉踐祚。夢之徵焉。
夢神滌腸胃 放翁家世舊聞。陸佃字農師。少時病羸。脊骨立。夢一老翁曰。吾為老聃。與子有緣。當愈子疾。遂探取腸胃於流泉中。沃滌之。復納腹中。既覺。猶痛甚。自此所苦頓平。晚自政府出守。亳社謁太清宮。始悟夢中之言。孔平仲續世說。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賭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愈豁然。自是性斗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
夢五臟出外

水集卷萬三千四百

二酉

玕璜新論楊梅。字子雲。蜀郡人也。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臟出外。以手收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
夢見母

體 太平廣記。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寢。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夢帝枕膝 續後漢書。司馬懿傳。司馬宣王帥師。早遼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問側息。望到。即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無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內升御床。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恐吾恐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夢人所足 幕府燕閑錄。濮州李植與弟概赴

概。忽驚叫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足。痛徹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開行。有人拜於街中。乃僕州軍吏云。喜六郎過者。某今隸名貢院。昨以六

即書榜。某笑。遣管。詰問之何也。乃吳郎之名。乃木旁既。某誤書。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將逼出院。許脩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力子剖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脩字之時。乃概足。夢以杖加足。太平廣記。漢廣川王發樂書家。有白狐一頭。見痛之際。植嗟異久之。

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傷其脚。爾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夢。

精神辭去

北史李廣傳。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

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竟以疾終。夢取威骨。

太平廣記。唐貞觀中侯君集與

底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吟嚙而覺。腦臂尤痛。自是心悸。夢瘡當愈。

力耗至不能引一鈎子。欲自首不決而敗。夢瘡當愈。陶朱新錄。如祐伯壽。

初任澤州。倚郭恭縣尉。其太守不記姓名。朕上患漏瘡。平生不差。忽夢一人謂曰。瘡來日當愈。須令姚少府治之。翌旦召姚語。以夢且求其治法。意

永樂大典卷一三一四〇

三五

必有奇方也。姚良久曰。此事甚異。祐昨日郭夫修城。因穿土得白骨一具。眾以鐵甲。有矢貫其股骨。遂出之。從瘞其骨於他所。必甲士之死城者也。然豈便君之前身乎。箭既出瘡必自愈。既而果無恙。姚令聲去。夢浮屍。和八年冬。為無為軍教授。

通判祖翔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庶謹。以法律為己任。趙嘗夢遊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

方欲越欄出。舉足極難。屢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為通

州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敢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

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晚重欄愈

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踉蹌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

之。時翔適出外邑。迨其歸。繞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日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滌口舟

壞水入。萬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翻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困
圍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為可惜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二十六